

马加 主编

NEW XIN W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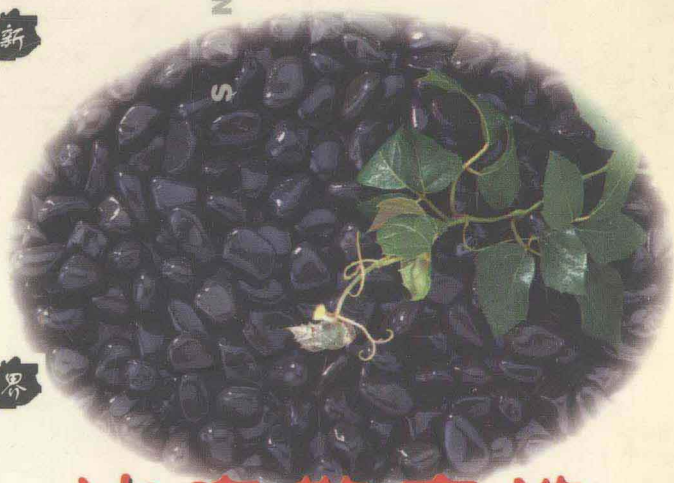
新

境

界

文

丛



冰夫散文选

冰夫 著

沈阳出版社

冰夫散文选

冰 夫 著
沈阳出版社



新境界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夫散文选/冰夫著. -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0.5

(新境界文丛/马 加主编)

ISBN 7-5441-1415-5

I. 冰… II. 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615 号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0 千字 印张:8.25 插页:4
印数:1—1 200 册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晓辉

责任校对:朱科志

封面设计:张 辉

版式设计:张建荣

定价(全 15 册):230.00 元 本册定价:16.00 元

只在芦花浅水边(自序)

本想请名家或领导作序,但一怕他们没空,二怕他们哂笑,三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故没敢请。

为什么搞这个集子,我在后记“讲述经历”已经说了。现在需要把这个集子的内容和创作过程大体介绍一下,为有空、有耐心、有兴趣读这本集子的朋友作个导读。

这九十来篇作品,大多写于1979年至1999年二十年间,80年代及以前的作品大约只占二十篇,余下的近七十多篇都是90年代初和近几年写的。

早期写的多是反映铁路生活的特写和专访,发表在《人民铁道报》、《沈阳铁道报》、《哈尔滨铁道报》上,这部分作品大多收在第四辑里。八十年代写了些沿线风光,因已收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铁路站名故事与传说》中,本书大多未收。

近几年在白城独身,业余时间多了,我又不喜欢搓麻将、喝大酒、侃大山,便闷头在书房爬格子。这一爬,居然爬上了《新民晚报》、《吉林日报》、《中国体育报》、《鸭绿江》和《中国铁路文学》,因而创作兴趣大增,一发而不可收。

除第四辑外,前三辑都是散文、游记和随笔。第一、二辑是

贴近自然的散文、游记和随笔，追求人、历史与自然的融合。第三、四辑则是切进生活的散文和随笔。

以山海关为界，第一辑收的是关东风光，其中以白城附近瀚海风光为素材的游记和随笔就有十多篇。第二辑则是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地神聊了，所到之处，大多留下墨迹。因是近年所写，自以为是本书中之上乘，其中尤以《海南风景》、《魁星楼四望》、《读陆游诗忆沈园》、《走进岱庙》等篇较为得意。

说了这么些，颇有些王婆卖瓜的味道了，就此打住。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直是我的追求。最近崔永元又添了个“与万人谈”。这一条，他有十足的把握，我却没那种机会。因此到我这儿，只能改作“写万字文”了。至于这万字文写得如何，留给读者和朋友们去点评吧。

集子编好，取个什么名儿哪？因这游记、特写、随笔都算做散文一类，便大胆叫了个《冰夫散文》。黔驴技穷，也不怕朋友笑话了。

集子中的多数作品发表在《沈阳铁道报》、《铁流》、《吉林日报》、《中国铁路文学》上，对编辑们的辛勤劳动，在此深表谢意。有些作品因是近期写就，还没有拿出去。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中唐诗人、贞元年间的水部郎中司空曙的这首《江村即事》，非常符合我编就此集时的心情，也点出了这个集子的层次，抄录下来，以作文尾。

搁笔睡去，明天自会是个艳阳天。

冰 夫

2000年3月16日于沈阳

目 录

1 只在芦花浅水边(自序)

1 瀚海沧桑

6 月亮泡捞蚌

8 兴安岭鸟岛观钓

11 向海的丹顶鹤

14 古城今昔

17 边城

23 寻找双塔

25 查干湖秋韵

28 杜鹃湖荡舟

30 向海的黄榆

32 浩瀚《辞海》第十桥

35 和狗熊合影

37 营口的楞严寺

39 冬游凤凰山

42 三登友谊桥

45 日观三国

- 47 水洞探幽
49 绿绿蓝蓝的大连
51 敬仰一个人
54 美丽的港城大安
56 辽远的大青沟

59 长城四季
65 又见紫禁城
68 登天安门城楼
70 金水桥上观升旗
72 魁星楼四望
77 规模宏大的清东陵
80 海南风景
92 读陆游诗忆沈园
95 难忘西湖
97 难舍太湖
101 迷人的瘦西湖
104 宜兴说陶
106 瓜洲古渡
108 扬州品茶
110 扬州赏“个园”
112 扬州八怪和扬州八怪纪念馆
115 深圳掠影(外三篇)
123 触摸黄山

- 127 感叹焦山
130 感受长白山
135 云的泰山雾的泰山
139 走进岱庙
144 谒昭君墓
146 游云岗石窟
149 登恒山悬空寺
151 隔海观澳门
154 烟雨漓江
158 黄浦江畔
161 广州的越秀山
164 蓬莱行
174 徜徉刘公岛
- 183 袜子
185 云间遐想
187 欣赏“梁祝”
189 希望篝火
191 希望
194 遥远的思念
198 小巷
202 我搞集邮
204 听黄宏“从头说起”
206 牵牛花

- 208 扑进苍凉
- 211 仓库里的演出
- 213 一天走了一百三十二里地
- 216 风儿吹过小巷
- 218 享受生活
- 221 随笔二则
- 224 小站的旋律
-
- 228 耀眼的光环
- 231 搏斗,在正午的阳光下
- 235 花翁
- 238 玉兰
- 241 小站灯火
- 244 前郭遇广奎
- 246 方寸之间
- 249 俯拾秋叶
- 251 琴楼一席谈
-
- 253 讲述经历(代后记)

瀚海沧桑

这个城市在东经 123 度和北纬 45 度交汇点偏北的地方,远古时曾濒临海洋。后来地壳变迁,大小兴安岭、长白山隆起,这儿便成了下陷的东北平原西北部的一片荒原,号称八百里瀚海。

这个城市一万年前还渺无人烟,基本属于东胡人(蒙古族前身)的游牧地。一千年前的辽金时期归泰州(长春州)和新泰州所辖。由于野树荒草丛生,湖泡河汉纵横,是个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好地方,引得辽金皇帝也到这里狩猎踏青。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百多年前,这儿归科尔沁右翼前旗管辖了,仍为札萨克图郡王的牧地。直到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允许招民垦荒,荒原开始苏醒,这里的人家才渐渐多了起来。1904 年,清政府在这里设靖安县,归附近的洮南府管辖。

关于洮南府的自然环境,民谣中曾这样描述过:

一进洮南府,一天二两土,
今天吃不够,明天给你补。

瞧,府城尚且如此,相邻的靖安县城又该如何呢? 尽管环境

这样恶劣,从山东、河北逃荒、闯关东过来的人仍不断增加,这里的辖区也不断扩大。到1907年洮南府已管辖开通县(今通榆)、靖安县(今白城)、安广县(今大安),并改隶奉天省管辖。而附近的大赉厅则仍归黑龙江省管辖。

唐宋时期,朝廷发配犯人多往南,最南至海南岛(如大文豪苏东坡);往北则到沧州(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现在无论是沧州,还是海南都成了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的好地方,海南岛还成了我国冬季旅游的热线。别说发配,东南沿海一带抢着去还不一定能去成。清朝时,发配犯人则多往北,发配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东京城)一带。这证明,宁古塔一带虽然寒冷、荒凉,还有条件囚禁犯人,而比它更西、更寒冷、更荒凉的白城草原一带,恐怕连囚禁犯人的条件也没有。

民国时期,靖安改称洮安县,后又改称白城县,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城镇却无甚变化。直至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东北光复,全境解放,才在白城县设立白城子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7年9月,辽北省政府曾驻白城,六个月后(1948年2月),辽北省政府迁至郑家屯(今双辽)。六个月的省城经历,因处战争时期,并未给小城带来多大的变化,却让小城多了些支援解放战争的经历、功劳和荣耀,也出了不少南下的干部。

这个城市因历史短暂,没出过什么大名人。可在辽西省委、辽吉省委驻洮南时,陶铸同志、邓华同志、郭峰同志、杨易辰同志都在白城、洮南一带工作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洮安县改称白城县,1958年建市(县级市),并建立白城地区行政公署(辖一市八县)。

1992年全国风行市管县,将前郭、扶余等四县市划出去成立了松原市。白城也由行政公署改为地级市,下辖洮北区,洮

南、大安市，镇赉、通榆县。

50年代初期，全区人口还不足十万。1957年前，白城没有一条柏油路，到1958年建市前，才在明仁街建了一条4.2公里的柏油路。路灯也仅安了二十盏昏黄的白炽灯。行走在昏黄的路灯下，让人极易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

70年代初期，我曾在白城工作、生活过四年多。那时候白城市还没有很高的建筑，我记得市区的主要街道海明路上，仅有一商店、服务楼等二三座楼房。我工作的单位白铁分局文化宫的二层小白楼居然是附近的最高建筑和最美的景点。曾有人编顺口溜道：

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
春天刮风尘洗面，夏天暴雨水横流。

城市之小、环境之差，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套嗑儿我在别的城市也听过，看来并不是白城的专利。

关于白城，我曾听到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白城一带是个水肥草美的牧场。勤劳、善良的蒙古族人民在这里放牧、打鱼，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

有一天，狂风裹挟着大雪席卷了草原。八百里瀚海上，风雪的恶魔吞噬了帐篷、马匹、牛羊，到处是人们的呼喊，骏马的嘶叫和牛羊的哀鸣。

忽然，风雪中传来了悠扬的马头琴声，一个名叫查干的老人和他美丽的姑娘正在迎着风雪引吭歌唱：

美丽的草原本绿色，

怎么忽然来了风雪的恶魔，
善良的查干仙子哟，
请带来吉祥的白色。

歌声中，老人和他的姑娘不见了，一座白色的雪城从天而降，把人畜紧紧围住，任凭风雪肆虐，牧民们却安然无恙。

风雪过后，雪城变成了永久性建筑留给了人们。

人们都说，这雪城是老人和他的姑娘变的。为了纪念老人和他的姑娘，人们便给这座城取名叫“查干浩特”，译成汉语就是白城的意思。

不过真正给白城人民带来幸福和吉祥的并不是查干仙子，而是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改革开放以来，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三年，白城变得简直让人不敢认了。

先说吃。白城市内现有上千家餐馆，满、蒙、回、汉、朝鲜族，各种风味都有。走在街上，如果你肚子饿了，随便进一家餐馆就可饱餐一顿。

再说行。白城市不但市内修起了内环路、二环路，大街小巷都铺上了柏油路，就连通长春、通乌兰浩特、通洮南的路都修起了双向行驶的一级公路。坐汽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马路上，看着街路两旁的草坪、绿树、红花，那真是一种享受。现在你若从白城到洮南坐汽车只需二十分钟，两地好像一个城市一样了。白城现在虽然没有民用机场，可到长春、到沈阳、到哈尔滨、到北京都有了直达旅客列车。晚上上车，一宿的工夫，你不但可以到达东北三省的省会，还可以到达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旅游胜地承德、北戴河。现在假期长了，“五一”、“十一”、春节你都可以会

同家人，领着孩子出去看看，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外面那奇妙的世界。白城的交通工具再不只是作家洪峰在小说《瀚海》里描述的驴车和马车什么的了，而是带空调的火车、汽车。

关于住。十几年的时间，几百幢色彩艳丽形态各异的住宅楼建起来了。白城不仅有了成片的七八层高的住宅楼，最高的电业大厦已达二十三层。入夜，几百盏轮廓灯、射光灯把大厦映照得晶莹剔透，使它绝对成了大沁塔拉草原上的夜明珠。新华大路上，除市法院外，白城铁路分局还建起了仿大连开发区办公楼的“运输指挥中心”，仿韩国国立医院的“铁路医院”和极具欧美风格的“白城站新候车大楼”。这不仅为职工就医、旅客候车改善了条件，而且成了白城市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物。白城已敞开大门，迎接四方的客人。就连解放战争时期南下福州的老干部也要回来定居了。

假日的白城人民已改变了那种“天气冷、风沙大、人老实、没啥话，就见小酒刷刷下”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但可以外出旅游，也可带上孩子到1959年建成的劳动公园，80年代建成的文化广场和新建的“森林公园”休闲度假。再往远点，他们还可以到“向海”看丹顶鹤、看黄榆；到月亮泡、五间房水库钓鱼、捞蚌；到洮北区德顺乡看清代双塔、凭吊辽金时期新泰州（城四家子）古城遗址。

改革开放二十年，白城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绿地延伸了，风沙却步了，城市宽了、亮了、绿了、美了，到处是健康丰满、笑意盈盈的人流。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崭新的白城必将崛起于亘古荒原，八百里瀚海。

1999年9月29日于白城

月亮泡捞蚌

走出镇子，越过沙岗，一大片水便白亮亮地展现眼前，这就是远近闻名的月亮泡了。

月亮泡是洮儿河下游进入嫩江的一个水库，水面约四百多公顷。烟波浩淼的水面上，有渔船、有小岛、有鱼鸥、有水鸟，远离城市的喧嚣，渔歌唱和，倒也算一方乐土。夏天，附近的人们都来这里游泳、野餐，消夏解暑。可涨起大水来也够吓人的，有好几年因为涨大水都上了中央电视台。

不涨水时，我常约朋友来玩。在绿绿蓝蓝的湖水中畅游、嬉戏，在南岸软软的沙滩上徜徉。

那片沙滩在一个高高的土坎下，约有四五公里长，沙子黄黄的，在阳光下泛着光。没见过海的人常把这里当做海滩，我是见过海的，大连、兴城、珠海、三亚、北戴河都去过，因此我觉得，比起海滩来这里似乎更好。

这里的沙子柔软细腻，沙滩舒缓平展，没有碎石、没有瓦砾、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白色垃圾，仿佛还是一片净土。

在月亮泡最有趣的事还不是游泳，而是捞蚌。

浩瀚无垠的水面下，是鱼和蚌的乐园。平静的湖水，仿佛藏

着无数个秘密，引着你去猜想，去打捞。

就说那蚌吧，浅水的小，深水的大；小的如指甲，大的如海碗。还有铅笔形的、半月形的、改锥形的，虽不如海洋贝类那般色彩斑斓，捞起来倒也兴致盎然。

一次，我约朋友全家去月亮泡，游泳过后，便开始捞蚌。我们几个男士站在齐颈深的水中，身子不动，只用脚在水中寻觅、触摸，碰到那硬硬的壳，便吸一口气潜进水中，从沙子里将蚌抠出来。寻蚌时要神情专注，有时水中的鱼儿、水草会碰到你的腿，碰得你直痒痒，你也不能动，一动蚌就跑。我不会潜水，只负责探，探着蚌一声喊，儿子便过来潜进水中去抠，少顷便举着个碗口大的蚌钻出水面。朋友的爱人和我爱人不会游泳，便担任了水上运输工作。我把捞出的蚌运到浅水交给她们，她们便运上岸去堆在沙滩上。这蚌也奇怪，有时探着一个便能找到一群，捞起来特过瘾。

蚌的壳边很薄很尖利，极易划破手脚，捞时一定要小心。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兴致，瞧，儿子和朋友正比赛，比谁捞得大、捞得多、捞得快，水面上，不时传来他们的呼喊声、嬉笑声。

你捞一个，我捞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就捞了一大堆，足有上百个。

这河蚌的肉很厚很硬，不易煮烂。不过河蚌炒韭菜倒是这里的一道名菜。下午，在月亮泡边的小餐馆，我们便吃上了自己打捞的河蚌炒韭菜，那真是别有风味。

载 1998 年 12 月 12 日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

兴安岭鸟岛观钓

在科尔沁草原上，在南兴安岭余脉的怀抱中，有一个察尔森水库。

五月初的一天，朋友约我去察尔森水库的鸟岛钓鱼。

说是鸟岛，其实不过是察尔森水库中的一处荒岛。冬天的枯水季节，它和东边的草原连在一起，鸟岛便成了半岛；夏季水量充沛，从南兴安岭下来的雨水经洮儿河注入水库，鸟岛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去年夏天水量特大，小岛几乎被淹没，只留有一个个体户开设的“鸟岛休闲旅游垂钓娱乐中心”矗立水面上，远远看去，倒像一艘白色的船浮在水面，只不知这船开向何处。

别看这岛和青海湖的鸟岛重名，其实此岛远不及彼岛。青海湖的鸟飞起来遮天蔽日，数以万计，这儿的鸟有数十只，充其量也不过数百只。可能因这岛没有任何特征，只有鸟儿飞落，因此而名吧。

到垂钓娱乐中心租钓具，服务人员说早没了。老板告诉我说，因遭大水冲了一下，损失不小，四月末岛上还冷嗖嗖的，没想到，“五一”一放假就来这么些人，真有些措手不及。

没租到钓具，朋友一再表示歉意，我说不要紧，咱们改看钓